央视前编辑追忆拍摄“天功”电视片

2010-10-8

（提示：2010年8月21日晚上，应邀来欧洲修炼天功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前高级编辑习亚起女士，在奥地利克纳彭山天功的修炼班上，对学员讲述了1994年到中国杭州采访乐天大师的亲身经历。下面是她讲话的录音整理稿。）

1994年，当时国内的气功事业如火如荼、蒸蒸日上，但是气功界鱼龙混杂、有高有低、有真有假、良莠不齐。为了区别真伪，给大伙提供真实的气功，我接受任务组织了摄制组，拍摄“生命科学探索”系列专题片。我们从3000多种功法中定了100个预备拍摄，再从中确定了20个马上要拍摄的，最后在这20个功法里又确定了天功是第一个要拍摄的。

我们于1994年9月19日到了杭州，那天正好是中秋节。乐天大师陪同我们摄制组全体成员在西湖泛舟，观赏有“人间天堂”之称的杭州夜景。但是，那天晚上美中不足，乌云密布，没有一点月光。我对乐天大师说：“真遗憾，没有月亮。”大师微笑着轻轻说：“待一会，待会儿看看。”我以为大师客气，也没在意。

我们从西湖泛舟回来后，乐天大师带领杭州天功学员借中秋晚上举行会功。大师站在一个山坡上，在那里展示功能、发布信息给学员们调理。我就在一边忙着指挥摄像师拍摄周围景物。旁边有一个单位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，五层楼，我和我的摄像师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也没有征求传达室人员的同意，就冲进去，意在跑到五楼给乐天大师和大伙儿拍个全景。拍毕，我从五楼跑下来，传达室的人跟我们笑笑。平常的话，不能这样没礼貌地闯进一个单位，那是要在传达室登记的。我们从五楼跑下来，累了，在那里喘喘气。这时大师正好站在一张桌子上开始给全球发功。当时我对气功理解不深，大师说给“全球发功”时我有点不信，心想：“大师，你在这里说话，就到美国去了？”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大师的姿势是这样的（做一个双手向全球发功的姿势）。此刻我一抬头看大师，吃了一惊。大师头上有月亮了，一轮明月高悬天空，一点乌云都没有。刚才在西湖泛舟，乌云满天，一点亮光都没有，现在突然万里晴空了。月亮边上本来有个金星，现在连旁边的金星也看不见了，因为太亮了。我才理解大师刚才在船上说的“待一会、待会儿看看”的意思，赶情就是这会儿看。想起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叫“拨云见日”，我原来以为是文学作品里一个夸张的说法，现在看来是真的。古人语言的形成也是有依据的。但我又想，现在的皓月当空也可能是碰巧，恰恰这会儿就该月亮出来，给大师偶然碰上了。我就特别注意观察天空。

会功最后，大师说：“现在大会功结束。”他的双手刚一落下，我更是大吃一惊，因为我亲眼看到乌云合上了，月亮被乌云吞没了，又是黑漆漆的天。我就想意念的力量真是可以影响大自然的，是可以直冲云霄的，只不过看你功力的大小。这事证明大师当时的功力就已经非常高了。

我们摄制组一共在杭州采访了一周时间。大师天天在杭州市区的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举行带功演示报告，场场爆满，每一场都有几千人。大师那会儿的演示还没有提高到灵魂和救地球的这个高层次，那时候是普及型的，主要针对身体方面的调理。当时演示了定身功、空中拔牙、调理近视眼、降血压、气功文预测等等。

我先讲讲定身功，因为定身功给我印像特别深刻。在几千人会场上，有20多个人跑到台上去，大师喊一声“定”，那些人就这么被定住了。旁边的人使劲拉他们，拉不动。有一个小女孩被人一拉，就这么直直地倒在地上。浙江省科协的一位领导人吓得赶紧托着她的脑袋。还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，属于经络敏感型的，坐在过道上，大师一说“定”，就坐在地上动不了。大师表演完了，说声“解脱”，被定住的人都可以活动了，这位女士还是动弹不了。大师的助手赶紧跑过去，拉着她的手，帮她慢慢从僵硬恢复到柔软，才会走。

空中无痛无血拔牙是演示的另一项绝技。大师的一个学生，是杭州一家医院的药剂师。演示时，她先是闭着眼，一会儿，她冲大师点点头。大师就“啪”地一声，一跺脚一个动作，就有十几个人跑上台去，都捧着自己掉下来的病牙。我想，隔空拔牙，有一、二个成功就了不起了。但却上来十多位。其中一位安装了心脏起搏器，也拔成功了。她以前两次上医院，大夫不给她拔牙，怕她心脏病发作。

大师用气功文天测很多人都很准。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革命、共产党员的老官员，大师用气功文提取他的一生信息。周珊英就翻译气功文，讲他一生的经历，测得特准。包括他20多岁时量的血压，高压多少，低压多少，测得都准确。老人家在台上直说佩服。让一个老革命说佩服很不简单。

浙江大学那时候的副校长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预测，其中有一个化学教授，从来没有接触过气功，也被测得特别准。

后来，大师带他的学生到北京来，还为一个和我关系挺好的同事、梅地亚宾馆的经理测过。最独特的是，他家是二层的阁楼，这种房子在北京特别少。大师的学生就连他们家阁楼楼梯的栏杆全都测得特别准。我们那摄像师的老婆，大师的学生给她测过去的经历，也测得特别准，连头发缝里有一个小疤都给她测出来了。

最后一天清晨，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上大会功，我猜大概有一万人，从上海就赶来五、六百人。大师那时候的形像和现在完全不一样，乌黑的头发，大师是浙江人，皮肤白，美男子，我还留着大师那时候的照片。我和大师十几年不见了，要不是这次大师的学生事先给我关于大师的DVD我想象不到大师会变成今天这样子。他把头发全剃掉了。大师现在是仙风道骨。记得十五年前那天早晨在西湖边，大师站在一张桌子上，人们特遵守纪律，静悄悄的。西湖也挺大的，一眼看不到岸。太阳从大师的背后升上来，越升越高，照亮全场。大会功结束以后，我把拍的带子拿回去整理一下，发现带子特别美，美得没法说。所有人的头上、脸上、胳膊上、手指尖上都是一层金光。我们刚才看到你们在西班牙拍的带子上也有金光，但我那次拍的金光显得特别厚。我就明白了，什么叫日月精华养育人，大师让阳光厚厚地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头了。

回到北京以后的第二天早上，我无意中一抹脖子，一大把的脏泥。我心想，不至于这么脏呀，在杭州的宾馆里天天洗澡的。三天以后，再抹脖子，污垢没有了。我明白了，我当时在杭州光顾着拍片子，为完成任务，没什么反应，也不去注意身体的变化。回来以后，后效应发生了，那是排毒呢。

关于大师的演示我先说到这里。我再说一件事，这个事发生在拍完天功电视片十年以后。有一天晚上九点多，我突然接到我们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电话：“老习，你是不是十年前拍过陈乐天大师的片子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主任说，德国外交部给中国外交部发函，外交部又给广电总局发函、广电总局最后给我们中央台发函，询问有无给大师拍过电视片。广电总局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上级领导部门，下来的函就是个大事。台长亲自过问。第二天，我没当做大事，去晚了，主任给我打电话说：“怎么还不来？”我的顶头上司找我，我就赶紧跑到台里，和管技术的一个负责人到地下三层的机密资料库，把那时已编辑好的时长50分钟的节目带给找出来，转录了一盘，连同头天晚上我已经写好的拍摄经过，一起交上去。经过层层往上递交，回复德国。此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会惊动德、中两国外交部？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年柏林举办“亚洲太平洋文化周”，几届活动天功都积极参加。在天功的宣传资料上写有1994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给大师拍摄过电视片等内容。可能是中国驻德大使馆发现后，要调查是否真的有此事。所以才发生了上面所说的这件事。因此，天功是经过两个国家的外交部亲自调查、证明的气功门派。各国的气功爱好者尽管放心地去修炼天功。

本来我还有很多特异功能的故事讲给大家听，但是今天已经很晚了，十二点多了。我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
习亚起